

韧的追求

侯外庐

著

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从这一点而言，我写这本自叙，实在不过如同一个凿石的老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



人民出版社

韧的追求

侯外庐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武丛伟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韧的追求/侯外庐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

ISBN 978-7-01-013914-2

I. ①韧… II. ①侯… III. ①侯外庐(1903~1987)—自传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7059 号

韧 的 追 求

REN DE ZHUIQIU

侯外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集惠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6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914-2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再 版 序

张 岂 之

侯外庐先生(1903—1987年)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中国思想史家。

《韧的追求》一书是侯外庐先生的自传(自叙),用他的话说,此书记叙了他“平生追求的成败和心迹”。今天我们读这本书,可以深切地感到前辈学人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历尽甘苦;用韧的精神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丰富的学术成果。

侯外庐先生在《韧的追求·自序》中说:“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是具体实践中,也并非事实都靠宏大口号的支持。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心跳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从这一点而言,我写这本自叙,其实不过如同一个凿石的老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

坦率地说,作为侯外庐先生的学生,我每读到上述的话,眼中都充满着泪水。如果要问:我们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我会这样回答:为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必须在学术研究上学习老师所坚持的“韧”字!有韧性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学术研究的成果。

我想,前辈学人“韧”的精神,他们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顾,

所经历的挫折和痛苦,可供今天年轻学人的参考,并从中汲取力量,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密切联系起来。

《韧的追求》的成书出版,是在1985年10月,在外庐先生辞世前两年。关于此书稿的写成,侯外庐先生在该书的《自序》中有这样的话:“我患病多年,虽然记忆力尚可,却早已难于执笔。本书的完成,得力于同志们的帮助。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力支持下,邱汉生、李经元、黄宣民、朱学文、侯闻初等同志为本书出力甚巨,我深表谢忱。”

在这里我想对朱学文同志略作介绍。她仰慕侯外庐先生的为人、为学,虽然不是侯外庐先生的弟子,也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但她用了许多时间来记录外庐先生关于“自叙”的谈话,又采访了外庐先生的学生们,作了详细的访谈录;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韧的追求》的文字初稿。后经外庐先生审定、定稿、面世。

侯外庐先生著作宏富,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约二百六十万字。在《韧的追求》一书的结语中,外庐先生用“简要的总回顾”为题,写了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述情况及其中的要点,文字是这样的:

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

遗产。

这里需要作出说明的是，侯外庐先生对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并非由苏联转手，而是直接来源于他 1928 年至 1938 年期间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工作。不过，学人们要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具体结论，是不可能的。《资本论》的主题不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也没有提到中国。不过，马克思在分析以印度为主的东亚古代社会时，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最早见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来再《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都有所论述）。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和西方的希腊不同，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余绪，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这种状况后来演变为血缘的宗法制，它影响了中华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希腊不同的特色。总之，外庐先生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力求从资料出发，找出中国古代发展的路径，并研究这些如何形成为中国的特色。比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中国古史分期法典化标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可供参考。应当承认，这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这里我想提到与外庐先生相知很深，且有基本相同学术观点的白寿彝先生对外庐先生学术研究的评价。他说，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总是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①

^① 《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 页。

这里我想说明,《韧的追求》一书并不是侯外庐先生的理论著作,而是他的回忆录,其中记述了他的生平活动、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这些都有生动而具体的描述。读者如果想知道前辈学人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外庐先生的书可能是一个窗口。

令人遗憾的是,外庐先生的《韧的追求》一书出版至今已近三十年(到2015年是整整三十年)没有再次印刷。此次由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不是偶然的,因为外庐先生的学术著作,如《中国思想通史》等,新中国建立后,都是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发行的。人民出版社重印《韧的追求》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从前辈学人侯外庐先生的自叙中得到启迪。

2014年9月

自序

现在奉献于读者面前的，是我的自叙，我平生追求的成败和心迹。

我探涉历史科学五十余年，本不曾想过要写自己的历史。过去没有想过的，现在竟然写了出来，这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五年前，当时在国家出版局工作的包遵信同志来访我，说他受范用同志委托，约我写一本回忆录，由三联书店出版。内容自定，体裁不拘，长短勿论，力求生动。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颇觉犹豫，而约稿者的热忱又使我难于推脱，故答应勉力一试，先写些片断，看看是否符合要求。其时，刚好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位同志研究《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他收集了各种中文译本，托人将我与王思华同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1932年9月出版）带给我看，向我了解当年翻译出版的经过。我重睹50年前的旧译，不胜感慨，于是写了一篇《翻译〈资本论〉的回忆》。包遵信同志读后，要求加一个副题《我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起点》，把它刊入《中国哲学》第三辑。此后，他要求我继续写有关生平经历的稿件，由《中国哲学》连载。这本回忆录就是这样开始写下来的。连载过的篇章，经修改、补充、扩大，成为现在的这个本子。书名由《坎坷的历程》改为《物的追求》。

《坎坷的历程》，是在《中国哲学》催稿时仓促定的书名，朋

友们多嫌它不理想。其实,我跌跌绊绊走过来的八十余年,概以“坎坷”二字,是符合实际的,改与不改,无可无不可。然而,经大家一再好意提醒,细细斟酌,确乎也感到,除生活颠困之外,精神理想的磨砺、心力的劳瘁,“坎坷”二字不足况味。要改个书名,亦易亦难。易者,近乎情理的词语如潮如汐;难者,我今天的心情,如同启笔时的心情一样,唯求做到诚实地、朴素地反映我和我所处环境的真相,时时有志忘的,只恐有失于此,而雅俗之分,早已不在顾念之中。我半生所为,着力严肃评判古人,深知史学的美,只有“朴”、“实”二字。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远言之,我爱慕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但是具体实践中,也并非时时都靠宏大口号支撑。坦白说,相当多的时候,我的信条几乎只有一个字,那便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那个伟大的字——“韧”!从这一点而言,我写这本自叙,实在不过如同一个凿石的老匠或拓荒的农人回视作业,检点得失时的自白。

是的,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

拓荒何乐?乐在有目标、有知遇、有知己、有成群的同伴。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新兴史学队伍赢得科学,挣脱枷锁,是有所作为,无愧时代和民族的。在这个队列的名录中,有郭沫若、李达、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尚钺、尹达……与他们同伍,是我的殊荣。我们这一代投身革命的史学工作者,是争先恐后、热热闹闹、纷争不已、悲喜交集,敞开赤诚的胸怀,

披着鳞鳞的伤痕,饮着不尽相等的辛酸,一起奋斗过来的。岁月无情,更不堪十年浩劫,“素交零落尽”追怀故人,慷慨难抑,只是因为欣逢改革的曙光,我才禁不住要竭尽声力告慰故人,“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一百多年来振兴民族的理想有望实现了!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于就要实现了!也只因为欣逢改革的曙光,作为幸存者的我,才有可能写下这本回忆,为朋友们留下不能忘却的记念。

我患病多年,虽然记忆力尚可,却早已艰于执笔。本书的完成,得力于同志们的帮助。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邱汉生、李经元、黄宣民、朱学文、侯闻初等同志为本书出力甚巨,我深表谢忱。

此外,老朋友许德珩、张友渔、陈翰笙、许涤新、冯乃超、杜任之、周北峰、张隽轩、谭惕吾、徐铸成、王昆仑、吴茂荪、徐淡庐、白寿彝、吴泽、解铁光、郝德青、雷任民、侯俊岩、张震、潘德枫、先锡嘉、罗克汀、李冠洋等同志,或接受了我的助手们的访问,或主动来舍间交谈,他们有的证实了我的回忆,有的订正了我的回忆,有的启发了我的回忆。其中,徐淡庐同志力促成最为殷切。总之,本书所以能顺利完成,和他们的诚挚帮助是分不开的。

还应追加一笔,吾弟俊岩对本书工作关怀备至,不幸他与乃超、茂荪、冠洋诸兄先后作古,使我眷念之心倍增,完成本书责任感也更加沉重了。

前面已经提到,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写回忆,尤感史实明确的严肃性。我在主观上力求写下足以征信的史料,但由于时间流逝过久,个人的记忆不一定完全准确。某些历史事件,由于当年各人观察角度不同,所处地位不同,形成的记忆也不尽一致。

对这种情况,我的原则是,尽量不搞人云亦云。我希望读者以信传信,以疑存疑,确属错误的,请予指正。

最后,范用、包遵信同志促成了本书的出版,邱汉生同志为本书题签,三联书店的编辑同志为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里一并致谢。

1984年12月

目 录

再版序	张岂之	1
自 序		1
第一章 坎坷的历程		1
家世和童年		2
少年时代的读书生活		7
在“五四”之后的潮流中		9
李大钊同志的教诲		12
旅法·试译《资本论》		17
附设于法共的“中国语言支部”		21
归国途中的得失		24
从哈尔滨到北平		27
《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和上册的出版		30
北平的大学讲台和师友		33
救亡宣传		37
“许、侯、马事件”		43

回到山西之初	51
继续《资本论》的翻译	55
阎锡山标榜的“民主”及其“二的哲学”	57
古史研究的开端	62
光明与黑暗之争	65
续范亭、战地动员委员会及其他	72
1938 年的动荡	80
愧喜交加结束《资本论》翻译	83
主编《中苏文化》	86
乡间基地——白鹤林和骑龙穴	96
白鹤林的宾朋邻里	98
吕振羽气概壮烈	103
白色恐怖中的研究、著述	106
周恩来同志对重庆学术工作者的引导	113
朋友们的理想、襟怀和情谊	118
和郭老讨论屈原思想	123
翦伯赞的风格	127
学者们的性格种种	131
和李约瑟博士谈《老子》	134
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中活动	138
人民不能接受的《中国之命运》	146
国共两党的代表大会期间	149
重庆谈判期间	154

旧政协时期——和平希望的破灭	159
在山城最后的日子	162
中苏文化协会复员南京	168
《中国思想通史》和《新中国大学丛书》	171
杜老的道德和文章	175
《文汇报》办《新思潮》国民党下“戡乱令”	180
香港一年	184
初探鲁迅思想	190
迎来解放	200
第二章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	205
30年代社会史论战对我的影响	206
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的探讨	210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214
一、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215
二、关于氏族制的残存和家、室的意义	221
三、关于中国“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	224
四、关于古代先王问题	228
封建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32
一、关于封建制的法典化与历史分期问题	233
二、关于封建土地国有制	236
三、关于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	238

四、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240
五、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特点	242
第三章 《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	247
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说起	248
一、我在撰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所 遵循的科学规范	248
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的若干特征	251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255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	262
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到《中国思想通史》 第五卷	272
关于《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	276
一、在运动的环境中工作	280
二、社会史一章的周折	281
三、关于柳宗元、朱熹、方以智三章	285
四、韩国磐同志的贡献	294
五、“诸青”的贡献	295
六、杨荣国同志与韩愈章	297
七、杜老和《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	299
八、众家之长得以荟萃	301
简要的总回顾	303

第 一 章

坎 坷 的 历 程

家世和童年

1903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我出生在山西平遥县西王智村。

平遥县不及汾河下游那样富裕,也不像雁北地区那样寒苦,经济和文化在山西省居于中间水平。西王智村当年约有百十户人家。村中读书人不多,商人也不多,大部分的人口都是农民兼手工业者。每当农闲时节,西王智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设一台织机,安一架纺车,一个家庭三口人(一个男子和两个女子)组成一个生产单位:成年男子身挂一袋羊毛、嘴里念念有词地哼着、唱着,走出好几丈远去,从羊毛团里捻出一根长长的线,牵在女孩子的纺车上,纺车不停地转。成年女子掌着织机,从她手里出来的是一种很粗的毛织物。用这种毛织物缝制的粮食口袋,行销于晋中地区的每一个村落。

我对于中国农村基本生产单位的认识,最初的印象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童年就摄入的记忆,以后20年又不断重复摄入记忆的画面——西王智纺织羊毛口袋的农民们劳动的画面。我离家至今六十多年了,这幅活生生的图画仍然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家庭,是西王智村仅有的一户靠读书做官的人家。根